

唐妮嗜酒。波尔多的市塞刚拔掉，她便对着瓶子喝了一口，她狂野的样子很男人。费度看着她，忽然就觉得她是那样一个缺爱缺关心的孩子，让他心疼。

夜深了，费度睡在唐妮的沙发上。沙发是老的，弹簧断了几根，费度不敢动，一动便有吱呀声。

唐妮睡着了吗？唐妮的睡姿是什么样的呢？

费度是男人，好色，但不猥琐。他并不想偷窥她打扰她，更不想侵犯她。他只想让她安静地睡着，做个美梦。但夜很深的时候，他被她的哭声惊醒。

他听见她隐忍的即使咬住被角也无法压抑的哭声，他敲了门，她不应，他一推，门便开了。唐妮的背映在一片黛色里，皎洁光滑，微微颤抖。然后她扭转脸过来，问他：能不能抱抱我？

费度去抱她，像幼年时抱着心爱的玩具，唐妮的眼泪落在了他的肩膀上，湿了睡衣。

唐妮说她不走，是因为她在等一个人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她曾经深爱，现在深恨的男人。

唐妮说那段往事的时候，从费度的手里夹过来香烟，鼓足了勇气一般抽了一口。

那年，我19岁。

你知道19岁的女孩像什么吗？星星，漆黑的夜幕下，璀璨夺目的星星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武雷说的。武雷是一名导游，那天他带着一群游客从我们的小镇上经过，看到我便喊住了我。他一边喊我，一边跟身边的游客说了那句话。

他还说：布依族的姑娘就是原生态，原汁原味的美。你们要不要和她合个影？

就这样，我穿着母亲留给我的旧裙，被一群人围住拍了照。之后，武雷喊住我：姑娘，你能给我地址吗？我给你寄照片。

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

我点头是因为武雷长得很好看。武雷的身材颀长，单眼皮，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。我点头是因为我忽然间不想就这样和他擦肩而过。每天我和无数个人擦肩而过，可是没有谁说一声，我可以再联系你吗？所以，武雷是特别的。

一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武雷寄来的照片，信上有他的地址、电话，还有一句轻佻的话：你敢来找我吗？

那时我正处在困境中，母亲很想把我嫁出去，家里总是进出很多人把我像货物一样地打量。我不喜欢，我逃了。一无所有的我，满脸清白无辜，以飞蛾扑火的姿态飞向了它。

我来到这座城市，来到这座房子，敲开门。

他看着我大包小包的样子很惊讶，然后又笑了，他抱着我，拍拍我的肩膀，揉揉我的头发，我便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给了他。

第一次那样深切地爱上一个人。

武雷是喜欢我的，他总是喊我小姑娘，带我出去吃好吃的食物，买美妙的衣衫。我为他做饭、洗衣、打扫房间。我每天都把房间打扫干净，做美味的饭菜，把白衬衣熨得妥帖。我还把以前厚重又满是灰尘的窗帘换成了黛色的，就是现在的这一幅，很漂亮，一推门，就好像进入了浪漫的世界。我们在黛色下亲吻着抚慰，我喜欢，武雷也是。

武雷偶尔出去工作，接团，出团，一连好些天。有时他挣到了钱回来，我们便都很高兴，有时，没有收入，便开始沮丧。武雷不高兴了便喝酒，喝完了就动手。我在他的手下就像一片叶子，轻飘飘的，满是惊惶。

他打我，让我滚。

可是我无处可去，我不想回小镇。所以，我忍着。

费度说，唐妮，你相信我，他的后颈是不是长了个瘡子？

唐妮说，是啊，她开始相信他，抓紧了他的手。

费度说，如果你愿意，我陪你去找他好吗？

唐妮的眼泪便掉下来了：好，好。

唐妮的东西真是少，那些旧衣都是3年前的了，她想了想，没带，而是摘下了那幅黛色的窗帘。费度带着唐妮住进了自己的家。唐妮一进门便呆住了，那房间里的所有窗帘都是黛色的，比她的那一幅更美，更精致。

他们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，又转小巴。唐妮一直看着窗外，费度也没有说话。旅途上的景物那样美妙，可是谁都没有心思观赏，他们各怀心事。

到了小镇，已经是深夜了。那晚他们投了旅店。那个小旅店，有市的吧台，市的桌椅，市的床，市的地板，连灯罩都是市的。他们各住自己的房间。

夜半，唐妮还是来敲了门，躺在了费度的身侧。

唐妮因为激动而无法成眠，内心惴惴不安，不停地问：你好好跟我说，他胖了吗？他不是有妻儿了吗？我该如何对他说第一句话呢？我不能要求他和我走了吧？他会跟我说什么呢？你明天可不可以假装是我的男人？

费度把手臂环在了她的颈下，温柔地吻上了她的额头，安慰她：睡觉，有我在。

那一夜，他们终是没有成眠。第二天，唐妮早早地起来，站在镜前不停地照。她问费度：我还好吗？

他答：美极了。

那天，他们找遍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，问了几乎所有的商户，可是没有谁认识武雷，更不知道武雷还有个妻子，在这儿生了孩子。

唐妮穿着艳色的高跟鞋，走到脚趾出血，然后眼泪喷涌。

她骂费度，拳头打在他的胸口：你骗了我！

费度是骗了她，为了公司能赶紧开工盖楼，为了唐妮不受伤害。唐妮走了，费度独自一人回了城。

费度再也没有见过唐妮。

唐妮的旧裙子散发着檀香，放在了费度的床头，他每晚都会想她，想第一次见她，想他们的第一夜，想她汪洋一般的身体，呜咽的哭泣。第一次见她时，就是在他19岁，武雷是导游，他是游客，所以他才能说出来他的后颈有瘡子。拍照时，他站在一群游客的最后排，有人挡住了他的脸，可是唐妮的脸却璀璨如满月。他也是喜欢她的，武雷说她像星星，可是对他来说，她像满月，是独一无二的。他曾经去小镇找过她，可是她已经走了。他晚了一步，就一步。

唐妮，满屋子，满城，满世界，都是她。

他站在窗边，脸上映着一圈旖旎的黛色。他终于没有忍住，号陶大哭……



文/栖木 图/李崇武

很疼的时候，我也不流泪，只是恶狠狠地瞪着他，用最恶劣的语言咒骂他。我们相爱，也彼此伤害。

武雷最后一次离开家，对我说，这次我出去肯定能赚很多钱回来，你在这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，我回来，便娶你。

我等着武雷回来，从21岁到24岁，3年，最好的时光。他没有回来，等待，把我催老了。爱就变成了恨。

费度看着唐妮，她好像用尽了力气，才讲完自己的故事。她睡着的样子就像婴儿，咬着嘴唇，蜷成一团。

费度在听唐妮讲述时很想告诉她，男人其实是怪生物，他们总是口吐承诺，而后又忘记承诺。承诺是什么东西？是明知道做不到，还说出来告诫自己的。所以，唐妮，不用等他。她必须得离开，一周之内。这是公司给出的期限，如果不走，会有危险。

第二天，费度告诉唐妮，其实他认识武雷。昨晚他听到她讲武雷是导游，还看到了武雷的照片，便想起来年初的时候，他去云南的一个小镇旅游，见到了武雷。他在那里做地陪，好像有了妻子，他的妻子胖胖的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肚子挺着，现在，孩子估计已经满月了。

约稿《言情》是爱情小说版，欢迎为本版投稿，写出你心中唯美的、凄美的、奇美的、壮美的爱情故事。要求原创、首发，3000字左右。请将稿件发送到 lywbzkyq@126.com。三个月内不回复视为退稿。